



廉吏傳目錄

唐

溫彥博

屈突通

皇甫無逸

李襲譽

張玄素

李素立

岑文本

賈敦頤

阿史那社尒

韓思彥

韓思復

蘇瓌

張嘉貞

崔玄暉

李尚隱

裴寬

楊瑒

蘇頌

盧懷慎

王丘

杜暹

陸景倩

盧奐

元德秀

劉晏

鄭虔

歸崇敬

班宏

段秀實

楊綰

常袞

顏泉明

李勉

趙憬

韓滉

王緯

李巘

薛珏

陸贄

陽城

范希朝

馮伉

孔戣

郝士美

楊於陵

程异

韋丹

李夷簡

裴玢

韋夏卿

崔戎

韋貫之

錢徽

何易于

李景讓

韋表微

宋申錫

蕭倣

韋正貫

劉瞻

司空圖

唐三百年間之名臣將相多矣貞觀開元而後

唐史傳
目錄
禍亂迭作於時忠公強幹士略之傑檢其以廉
著者傳焉如張玄素陸贄劉晏李勉輩其尤也
合之得六十一人僧孺失維州構黨禍與盧杞
險陋兇殘罪差減然以列於廉吏吾竊恨之

廉吏傳

唐

中溫彥博

明武材黃汝亨輯

溫彥博字大臨并州祁人開皇末對策高第授文
林郎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州降彥
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爲中
書舍人遷侍郎突厥入寇彥博以并州道行軍長

唐史傳
史戰大谷王師敗績被執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
貞觀四年累遷中書令封虞國公彥博善詞令每
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進止詳雅人皆
拭目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
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年六十
三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
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
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家貧無正寢殯別室帝命
有司爲構寢贈特進謚曰恭

當彥博兵敗被執突厥知天子近臣數問唐兵
多少及國虛實彥博寧死不對憂囚陰山自分
其必死矣豈有虞國公之望哉嗚呼此所以官
登令僕而家無正寢也

中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勲績茂著、累官左驍衛大將軍、關
內討捕大使、及高祖起兵、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
祖畱兵圍之、遂率大軍濟河、通大懼、乃畱郎將堯
君素守蒲、自引兵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後
勢蹙、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不能盡人
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
部尚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

康吏傳
景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
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
累官工部尚書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
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
永徽中贈司空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
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
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
道源二人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
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
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

武人耳清白死不變以此亦見魏徵知人匡主

下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累遷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

唐史傳
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小心人

皇甫無逸。斷帶爲炷。市必他境。果哉。硜硜君子。陋之。及讀唐書。乃得其故。當神堯時。屢爲仇人所誣。幾至族滅。賴天子明聖。連斬告者。亦危矣。嗚呼。君子不幸。而當此以策數馬之意。又安可少乎。

中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五世祖避地
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爲冠軍府司兵高祖定長
安召授太府少卿安康郡公拜潞州總管有功累
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
盡地利民多歸本召爲太府卿爲人嚴慤以威肅
聞居家儉厚于宗親祿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
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

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遷涼州都督，改同州刺史。後坐事廢，爲民流。泉州卒。

平心人。○語子孫不矯矯。

上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太宗卽位，問以政，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玄素上書力諫，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直，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

唐史傳
唐
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立素再上書極諫。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被陷小吏千餘人，號泣請代死。○非小廉能得此○論事有回天之力

中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領瀚海都護，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

素立止受酒一椀歸其餘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
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永徽初爲蒲州
刺史將行還所儲糶並什器于州齋家書就道會
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

中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
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
對哀暢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
直性沈敏善文詞多所貫綜蕭銑僭號召爲中書
侍郎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止
之孝恭喜署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
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以李

靖薦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
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
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
成無遺意遂代師古爲侍郎專掌機要封江陵縣
子。是時魏王泰有寵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諫帝
善之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甲兵
之料配差叙籌不廢手由是神明頓耗帝曰文本
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年

五十一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
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帝事母
孝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
稱其忠謹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
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
弔不受慶或勸其營產業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
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
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

家事。

以身殉官以廉謹殉身

中賈敦頤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歷數州刺史資廉絜入朝常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爲刺史也後爲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壞室廬寢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弟敦實爲洛州長史亦清靜寬惠洛

人懷之。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

上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

其廉常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恪之在軍，
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社不受。帝聞之，
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累官右衛大將軍。永徽
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
元。

中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巡
察劍南、益州。高贇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
宰，飲以乳，二人悟，齧肩相泣，乃請輟訟。嘗使并州，
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
武后爲請而免，爲諸武及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爲
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

唐書傳
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闕月，自免去。放
蹟江淮間。久之，召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徙蘇州
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
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
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
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
蹈舞，又詆外戚擅權。武后惡之，被劾，出爲朱鳶丞，
遷賀州司馬卒。

劾武氏釋尉遲子姓寃廉吏之有氣諛者

上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復京兆長安人祖倫貞觀中歷左衛
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母爲語父亾狀感咽幾
絕家富有金玉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
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
綾餉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
參軍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
薪自給開元初爲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

唐史傳 唐 蘇瓌
遣使分道捕瘞，思復非之，出爲德州刺史，拜黃門侍郎，遷御史大夫，徙太子賓客，累遷吏部侍郎，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復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上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舉孝悌，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率取鉅萬，瓌單身襍被，自將徙同州刺史，奏

憲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
下亾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
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檢租調以免勞弊神龍
初入爲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
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畱守京
師中宗復政妖人祕書員外監鄭普思支黨徧岐
隴相煽爲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
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帝不悅

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
天子罪大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魏元忠等皆頓
首謝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
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
晉卿嘲之帝嘿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今粒食踴
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
進燒尾帝崩遺詔相王以太尉輔政宰相宗楚客

等附韋后欲削去瓌爭不得稱疾不朝是月韋后
敗睿宗卽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
少傅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
遺令薄葬布車一乘瓌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
當世利病甚多開元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睿宗
廟子三人類有父風

蘇氏父子爲相俱廉儉有幹濟而文貞操更著

中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
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
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
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
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
嘉貞所爲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
召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拜監

察御史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
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歷
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時
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
緩護其衆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
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
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無由聞天
下事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第
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卽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
論者恨其不裕出爲幽州刺史踰年爲戶部尚書
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明年坐與王守一善貶台州
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以
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
大都督謚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

也。或時以此失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子延賞、延賞子弘靖皆至平章事。時號三相張家。

嘉貞對元宗言必用臣。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又曰。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孫。酒色費我無是也。皆格言。○嘉貞之進與馬周等。玄宗時自請作相。壯哉言乎。至幽州召還。賜宴中書府。以夙嫌慢罵張燕公。褊矣。何與請赦。上變者之反也。

上崔玄暉

崔玄暉本名暉博陵安平人也舉明經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玄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

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爲朕還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賜實封五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立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焉當時稱重立暉終始一節風貽子弟賢母之教焉可誣也武后還舊官亦自解人

五王提禁旅誅雄狐唐社稷殞而復建不媿平勃矣及爲奸臣淫后所逐一時貶歿桓彥範歿最酷爲周利貞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袁恕已飲野葛數升不歿歿于擊敬暉亦利貞所害

獨張柬之及玄暉道病先歿反若天幸論者以爲除惡不盡卒受其亂是也以愚觀之天將以開隆基而又何五人之恤哉

上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時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闕材廉者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睦州刺史馮昭泰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

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累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蒲州刺史、河南尹。以失覺妖賊，左遷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爲御史大夫，改太子詹事，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揚益二州長史，東都畱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謚曰貞。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唯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

劾罪雪冤二事俱有功行

下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

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爲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天寶初，由陳畱太守拜范陽節度使。夷夏感附。三年，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李林甫所搆，連貶安陸別駕，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異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爲首。

裴寬之瘞鹿華子魚之揮金一也。君子不貴以矯世，則可矣。史稱寬彊直，及爲林甫所貶，羅希奭既殺李適，亦過安陸，將殺寬。寬叩頭祈哀，乃

去懼終不免可爲浮屠烏覩所謂鬚眉丈夫哉

上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初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由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

爲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元宗直之爲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瑒言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唯獨瑒抗議。故出爲本州刺史，後入爲國子祭酒，再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謚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爲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若有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禪頌者，徒遺後人作碣石耳。不肯立碑，足以媿今人。

中蘇頲

蘇頲字廷碩，雍州武功人。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再舉賢良方正異等，爲監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在禁筦，朝廷榮之。元宗平內亂，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後李义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

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頰及父，何愧前人哉！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卒年五十八，帝哭之於洛城南門，贈右丞相，謚曰文憲。頰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

千言覆誦百緒無差翰苑中稱才

中盧懷慎

盧懷慎，滑州人，第進士，歷官黃門侍郎。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玩服飾無金玉文綺之麗，所得祿賜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猶寒饑，赴東都領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席，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

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于勤將有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留儲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後帝校獵鄠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卽以縑帛賜之爲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流涕詔官爲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頲爲之文帝自書子奐奕

懷慎生不能飽妻子死不能辦喪事可得謂詐清乎其與姚崇同相元宗自以才不逮每事推而不專可謂有休休之風矣世儒不見全史沿聞伴食一語多羞稱之不知模稜伴食皆當時輕薄子所構不可信趙璟陸贄同列以贄才高每事不讓卒去之以行其志此可爲不伴食也

哉

上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爲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久之爲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爲刺史重其選以革頽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

懷州尤清嚴爲下畏慕開元十三年帝東巡丘餼
牽之外一無他獻帝嘉之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
丞以父喪解服除爲右散騎常侍知制誥歷御史
大夫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
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旣老藥餌不能
自給帝嘆之以爲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
吏天寶二年卒謚曰文

帝所過無他獻老不能給藥餌

上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

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
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
錢何異哉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
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
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繇是擢
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

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卽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計斬之支黨悉誅于闐遂安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罷爲荊州都督歷魏州刺史太原尹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太常謚曰貞肅帝勅有司改謚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亶亶爲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旣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

陽受而陰埋之出境移文此等作用非拘拘廉
守

中陸景倩

陸景倩蘇州吳人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
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
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上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蚤修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于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旣利物。内存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恠。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汚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

唐史傳 唐 三十一
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
盧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盧奐父子清白爲時名臣弟奕以忠死與二顏
段太尉比節嗚呼盛矣及奕子杞奸邪誤國爲
唐大慙有性善有性不善亶其然乎然杞亦清
介爲時所稱此其貪殘甚于貪污不可不論

上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
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旣擢第母亾
廬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服除以窶困調南和
尉有惠政黜陟使以聞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
秀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
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
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湮流能食乃止旣

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彼詭計且亾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卽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言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蓑于于蓑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殺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屨篋瓢而已門弟子喬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謂過禮



原件短缺

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兄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歿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吾兄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李華元事德秀及卒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人不名謂之元魯山

河內人其塗炭乎此聖主語

上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元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後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璘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代宗朝領東都河南江淮

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
禁膳不兼時甸農按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淮泗至
河陰鞏洛盡得其病利然畏人牽制乃遺書於宰
相元載備陳利害載方內擅朝權得書卽盡以漕
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曰卿
朕之鄩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
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
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殿最分明下皆懼伏晏
在位佐軍興實國用歛不及民而用度足自言如
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
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卽日剖決無畱所居
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朝楊
炎執政以宿怨與荆南節度使庾準誣晏謀作亂
與朱泚書語言怨望貶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詔中
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爲寃時簿錄其家唯

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後贈鄭州刺史加司徒

晏理財清忠古今絕稱而以誣死豈曰有天其得用事展才妙在遺書元載而卒以此致炎怨甚矣權門之不可濡足亾論私潤卽爲公家事亦宜戒也論至此孟子枉尺直尋之不可不得目之爲拘腐○天下金穀皆在掌握而錄其家僅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非小小廉介

晏之功新舊史皆言之有陳諫者著論以爲管蕭之亞信矣故不論論其軼事楊炎之殺晏也雖爲元載報讎尤以同官吏部時已爲侍郎晏爲尚書而盛氣不相下一旦作宰相遂殺之耳及後炎自門下遷中書而盧杞代居門下同執政以杞無文學貌陋不與會食杞亦恨誣以異志俄貶崖州亦死于縊炎之所以殺晏杞之所

以殺炎何其符歟然杞所殺最多罪過于炎雖

貶而卒以良歿何哉

上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有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者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

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紬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徃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使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虔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爲台州司戶。參軍事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

寡無不詳。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竊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死矣。故

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鄭虔受知明皇帝書法詩畫稱三絕使少念脂膏不寒餒死矣世多訾其爲祿山市令嗟乎人各有能有不能何必殺身成仁乃君子乎且當時死節之臣無如顏太守而祿山過常山時亦嘗謁道左賜紫袍時未可以死也虔之密章靈武何可量哉

中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

唐史傳 唐 四十七
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唯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累官工部尚書、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所論撰數十篇、

中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第、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有以左道謀作亂者、事洩、誣引屯將衆、洵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大曆中、累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其子惟岳匿喪、求節度使、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旋進吏部、貞元初、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又以尚書副宰相領度

支寶參與參不合參讓使宏判度支以爭職領爲
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張滂所讒於是移病歸第
宰相因奏班宏張滂分掌財賦如劉晏韓滉故事
尋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宏清潔勤
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劉晏韓滉班宏相繼領度支河渭以東江浙以
西財賦倍萬盡出掌握而三人者又非儒雅道
德之士如是而不染愈難矣張滂言宏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萬豈其讒人之言乎史官稱
宏清潔吾從史

上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者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按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爲安西府別將常從大將高仙芝封常清與虜戰功多後爲安西節度使李嗣業判官嗣業卒衆推荔非元禮爲帥奏擢秀實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

多死、唯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遂更推
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
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
邠寧、署度支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屯奉天、仰
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
剽掠、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乎、遂知行營事
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
副元帥、居蒲、子晞以尚書領節度使、屯邠州、士放

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乃自請爲都虞侯、俄而
晞士入市、刺酒翁、秀實立取斷首、置槩上、植市門
外、一營大譟、秀實選老嫠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
者出、秀實笑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
者愕、晞出、因喻晞以郭氏功名、所係晞再拜謝、乃
曰、敢謹者死、邠由是安、後馬璘代孝德、每事咨問、
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以故赴難征伐、數
有功、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璘卒、一軍

唐史傳 卷一百一十五
宴然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
吐番不敢犯塞秀實在鎮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
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賓佐至
議軍政不及私大曆十三年來朝代宗問所以安
邊者畫地以對帝悅慰賚還鎮德宗立加檢校禮
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欲城原州恨秀實異議
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
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見大喜秀實因說泚迎乘

輿泚不應秀實乃與將軍劉海賓等謀誅泚事洩
因泚召計事遂戎服往語至僭位奪賊相象笏奮
擊泚中顙流血遂遇害年六十五初秀實自涇州
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已
而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
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
伯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爲言於
帝及涇卒亂皆如其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

忠烈帝還京，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世儒不讀全史，偶見太尉奮擊賊泚，以爲忠勇人也。柳宗元所狀逸事，亦不具論，蓋以佐史官之不及耳。當徙涇州，特別將王章之謀，乘夜作亂，而太尉陽怒鼓人，遷延數刻，以悞其節，遂四鼓而曙。及馬璘死，令家人宗族賓將吏卒各哭其所，不得居喪側，離立者皆捕治。謀追賊將韓旻，時倒用司農印，皆古名將所未有。其他奇謀大略，俱不在李郭下。嗚呼！廉與不廉，何足以論太尉要之全德，更難矣。



